诗里家乡

□梁晓声

我在复旦大学时，倪家荣是我同学。不但同一宿舍，而且是我“上铺”。因他年长，我们都称他“老倪”——那已是四十几年前的事了。毕业后，他分到了宝钢，我分到了北京。四十年间，我很少去上海，他也很少来北京，没再见过。我与其他同学偶通电话，自然会问“老倪如何”。对于他的情况，基本还是了解的。

直至三四年前，才终于与上海的各位同学齐聚于上海，其乐融融，相叙甚欢。这时的我们，已都老了，也都退休了。

最近，老倪将他出版的两本书寄给了我，一是《晨曦》；二是《晨风》。当时我事多，半月后才翻下心来拜读。同是复旦创作专业学子时，老倪是不写小说的——他的兴趣似乎在报告文学，人物特写、长篇新闻通讯方面；偶而，也写散文。

所以，我判断他那两本书，要么是散文集，要么是报告文学，人物特写与新闻通讯的合集。

一翻开，不对了——竟是诗集！

这大使我意外。相叙于上海时，他也一句都没谈到诗嘛！

困惑之下，拽通了他的手机，先请他答疑。

他说参加工作不久就开始写诗了。工作忙，只能写诗，越写越爱诗了。

他说已出了三本诗集了，第四本正在编印中。

我惊讶地问：“已经二三百首了吧？”

他淡淡地说：“那肯定是有的。”

结束通话，我认初读一位老诗人之诗集的肃然心情，逐字逐行读起“倪氏诗”来。

一个人，从年轻时就开始写诗，写了四十几年，写了二三百首，他还不是诗人吗？

当然，是的！

故我以后，要以“诗人倪家荣”来看待他了，这可与我记忆中那个同学倪家荣太不相同了。

然而我对于诗终究是门外汉。

我的总体印象是——老倪的眼，仿佛已修成了一双诗人眼，尤其当他以旅游者的身份出现在一处很向往却又从没去过的地方时，总能从许多方面看出诗意来。当然，大多数人都如此，但写不出诗。老倪将那诗意用诗呈现出来，故大多数人是大多数人；诗人是诗人。

老倪的心，仿佛已修成了一颗诗人心，不仅装得下种种关系，还装得下忧与思。欣赏也罢，赞叹也罢，联想与感悟也罢，都是需要激情的。老倪的诗人特点的激情，极有热度，也很深邃。我觉得他人虽老了，但诗心一直年轻。

《晨曦》中的多数诗，使我耳边响起一首美好又经典的歌的旋律——《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》。那是一首女声小合唱，民歌风，曲调简捷流畅。我感觉老倪就像被姑娘用歌声劝说“留下来”的“远方的客人”。他的犹豫似乎只有一点，用他的诗句来表达那就是——“美丽的姑娘，你能嫁给我吗？”

《东北姑娘》一首，证明他的诗心是多么的年轻呀！似乎仍渴望再当一次新郎再入一次洞房。

《故乡给贝》一组诗，属于林叹调风格的诗风，激情变成了深情，爱家乡爱母亲的情愫，一块三叹，欲言还休。

《参观沈阳“九一八”纪念馆》、《辛亥革命百年祭》、《清明渴烈士墓》等诗，叩古问今，缅怀英烈，思考大变局下历史更替之风云，另有一种情怀的流溢。

对故乡和母亲的爱，依然表达于《晨风》集中。值得一提的是——上海市区与崇明实在是近得很的两地，老倪也并非远离故土与父母的他乡游子，何以一晚再咏，一颂再颂？只能有一种答案——城市因其非乡所认无法成为人的故乡，也难以勾起所谓乡愁。而城市人的家，说到底只不过是居所，与家园二字也难同日而语。而崇明相对于老倪却是“风景那边独好”的故乡，他在故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园；他的母亲生活在那样的家园不变是老年人的一种福气。那么，他的故乡诗，流露的未必不是一种油然的幸运和自豪呢！

《晨风》集中开始出现写城市的诗了，相比于美好家乡，城市便人不那么温近，不那么不重视的方面自然多多；老倪用诗表达了他的不以为然甚至反感——我特理解。

老倪的第四本诗集也就要出版了。毫无疑问，他这位老诗人还会继续写下去。关注他的诗的人，也将会看到第五本，第六本。

写诗将是他晚年更加依恋之事。

我衷心祝老倪与诗的关系如银婚，如钻石婚！

梁晓声，当代著名作家，去年作品《人世间》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名。

倪家荣，上海市作协会员，长期从事新闻工作，退休后任上海《吴淞子孙》杂志编辑部。著有《晨歌》、《晨风》、《晨曦》、《雪青的桂花树》等诗集。

光荣退休

集团公司总部

石 愿 章志伟 邴友谊 张国良 吴永其

宝钢股份

窦保根 孙洁敏 韩宝君 王建刚 陈新平
朱 骏 满福明 余荷莉 黄士忠 钱国兴
张 荣 骆剑武 张 备 朱 颖 徐 涛
李建国 姚福荷 杨鸿千 严 聪 吴文甲
李 良 孙水清 严林芳 沈真丽 臧 涛
郑振来 何建华 黄龙冰 黄 伟 金根亭
周嘉宝 尹金宝 陆志良 沈明兴 王雄荣
闻 序 徐伟明 徐永国 姚坚华 余国胜
郁嘉海 张建明 郑才龙 朱解明 张 瑞
郑文伟 倪金宝 葛建国 李国平 徐斌伟

宝钢股份梅山基地

张赖莲 王峰春 周军方 王明才 崔广中
严晓娣 单 雁 叶改琴 马连香 鲍伟平
李文林 周 俊 许长生 周华方 吴昌国
丁开顺 沈红菊 王 丽 刘兆跃 刘 星
王友珍 谢孝忠 叶世俊 严雁明 王青云
陈 蕴 谭建发 严水萍 孙华全 朱 龙
谢福华 高 宠 徐永财 蔡建荣 袁冬生
唐志梅 汤达东 丁安梅

韶关钢铁

周建荣 邓晓祥 李志祥 林韶庭 肖广文
陈以考 陆平仁 高 权 陆德平 徐 浩
崔逸平 李才惠 袁大辉 李定人 徐东祝
陈启华 程绍勤 叶翠萍 冯军稳 刘卫雄
张海宏 王红辉 赖玲辉 李建援 汤从容
温伟岭 关建文 韦 宏 王 剑 官文韬
李春燕 陆美英 陆应金 陆小玲 赵艳华
盘剑福 胡可雄 魏新国

一浦五联合党委

唐小梅 罗 银 倪宝杰 丁贤定 宋晓妍
高 桐

宝钢发展

陈海林 王介弟 王 伟 郭公社 虞建伟
赖绍玲 盛新祥 潘跃平 许应驹 杨 云
毛卫国 宗金荣 金苋良 吴宝忠 孙鼎明
唐 杰 丁 浩 许鸿莉 孙锡明 钟宝章
夏玉康 姚 莉 顾圣超 任成强 林广西
魏兆良 胡彩华 赵鸿珍 顾惠兴 郑爱平
顾明生 毛旭东 朱宗敏 何秀琴 陆惠琴
王惠芳 李爱琴 蔡成勇 郭 琼 翼华芳
陶惠芳 傅 运 沈敏喜

宝钢特钢

董张英 陈伯松 汪秀华 许民豆

上海不锈

徐 裕 王爱国

宝钢工程

俞国平

宝武智维

罗成荣 朱品德 马仲民 丁云龙 王永萍

“松菇”往事

□陈向辉

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一天下午，同桌身上散发着一股我没有闻过的香味。他悄悄告诉我，中午吃的蟑螂，是江苏老家送来的。上中学时，我们楼下一户人家，每人手里都拿着黄灿灿的水果在那阁着咬吃，一问才知道这叫香蕉，是他们家亲戚从广东带来的。

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比较吸苦，食品匮乏，很多吃的都没有见过。后来交通发达了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，很多地方的特产南来北往，地域性的差别已经消失殆尽。但在我们马鞍山，有一样“特产”却无端消失了，这就是生长在马鞍山的松菇。那时附近的很多山上都长满了松树，山坡上散落着厚厚的松针，我们一帮小屁孩经常去山上扒一些松针回来烧大灶，或者去山上爬岩石玩耍。可是后来我们发现，夏季的菜场上，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人挎着竹篮卖蘑菇。这些蘑菇红彤彤的、湿漉漉的，上面还有一些松针，显然是刚刚采摘而来。一打听，原来是从附近的山上采来的。

这种蘑菇大都是在雨后迅速长出来，去晚了也许就被别人采摘走了，我们几个小伙伴约好，常常在暴雨中逆向而行，赶紧出发，等到山下，雨声也就多半停止。在山坡躺阳处的大松树下，只要发现一两个，附近就会有许多。采摘回家后，淘洗干净，不论是烧豆腐，还是烧肉，都很鲜美。在那个家家都生活拮据的年代，我们一帮孩子既为家里省了钱，又能美美地打上牙祭，为了一顿蘑菇烧肉，家里往往要花上更多钱去买平常较少吃的肉，最终还是让好吃的孩子们讨得了大便宜。

那时候，山上长着满山的松树，看那松树的个头，应该是有些年头了，为了采摘松菇，我们附近几座山都跑过，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所有山上的松树得了一场大病，甚至动用飞机来撒药，但还是没能救得了松树的命，松树成片成片地死亡，一座座山顿时成了秃山。没有了松树，从此在马鞍山地域上生长的松菇也就消失了。

我们到菜场上买蘑菇，从来没有见过新鲜的松菇，因为这种松菇是目前极少数不能人工培植的野生菌之一，除具备一般蘑菇生长条件外，还必须与松树长在一起。看来，如果环境保护不力，会给人类一点点惩罚，就如同松菇与松树共根生一样，人类与大自然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

如今，每每望着这些重新又绿起来，但已没有松树的那些山，记忆里采蘑菇的场景就会浮上心头，什么时候能再吃上一顿“马鞍山”牌松菇烧肉呢？

漫 画 夏正大

雨 荷

□谷茂安

西安印象

□张维忠

受疫情影响，孩子的大学毕业典礼一直推迟到 7 月才开始。为了见证孩子这一重要的时刻，我带上父母踏上了去西安的旅程。时光飞逝，当初还孩子欢欢喜喜步入大学校园的场景，清晰如照。如今再次来到西安，心中一半是欣喜激动，一半是忐忑不安。

四年前的 8 月，交通远没有现在便捷，还孩子去西安选择的是“绿皮”火车，摇搭的车厢，夏季的炎热，16 小时的彻夜行程，给孩子留下了难忘记忆，西安城的美在于它的历史和古韵。第一次在西安待了一周多，闻名世界的兵马俑，大小雁塔的音乐喷泉，钟楼的亮丽夜景，步行街的特色美味，让我一饱眼福和口福。悠久的东方传统文化，经过积淀、传承和发扬，让西安成为拥有众多知名字府的全国著名大学城。

再次踏上西安之旅，这座古都名城的“变”和“新”，让我充满期待。我们入住的宾馆交通便利，靠近大雁塔风景区，现代生活气息浓厚，是西安较为繁华热闹的主城区之一。旅游间隙，我还骑上单车徜徉在市区大街小巷，似乎已经融入这座城市，成为其中一员。

古城西安变化真的很大。新的是，有了大唐芙蓉园和大唐不夜城这两个“打卡”热门景点，让西安的夜色更加悦丽多彩。主城区道路上还增设了不少文人墨客艺术雕像，路灯也选择了大红灯笼和中国结风车图案，满眼红色和中国风。我最喜欢长安街两侧近一公里长的柳树，风拂杨柳绿意盎然，夜幕下的西安城，不仅有着夜色温柔般绚约静美，更有着灯光璀璨之辉煌大气，让出生在四十年代的父母也充分感受到了时代的进步、生活的改善和巨大的变化，口中满满的赞叹。

虽然和西安只有两次不长的匆匆邂逅，但是这座古城的人文风景，早已铭刻在记忆深处，久久如新回味绵长。期待与这座古都名城再度重逢。

挡不住的诱惑

□王开明

这几天天刚蒙蒙亮，就赶紧起了床，径直往马路对面小区里的大草坪方向走去，因为那儿有挡不住的诱惑。

新铺就的国标的健身路，象一条玉带镶嵌在草坪中央，大小不一的鹅卵石成卧虎立，脚一踩上去就会觉得分量很重，旁边与草坪相邻的是个小广场，地坪用深红色的砖块铺就，与草坪的深绿相映成辉，倒也十分协调。

环顾四周，草坪周围有各种健身器材，处处有人在活络筋骨，舒展身体，中老年人的动作缓慢、平稳，其中也不乏身手矫健、体态轻盈的，我的脚踝上了健身路，因为患有心脏病，所以选择了这一比较适合自己的锻炼方法。为了早日丢掉药罐头，我暗暗下了狠劲。起初走上一圈很痛苦，得紧锁眉头，静大眼睛，且专拣平直的地方走，可身体还是加酷汉七摇八晃。几天下来，脚底板承受力渐渐增强了许多，也开始喜欢拣高低凹凸明显的地方走。

如今自己虽然谈不上步态潇洒，但不紧不慢地走上半个多小时，已经感到不过瘾了。我走过健身路后，又在健身器上练练手臂，收收腹肌，在近步器上落会秋千。一圈下来感到脚底发热、手心冒汗，浑身舒畅惬意。锻炼中，听鸟笙里的鹦哥与主人亲切“对话”，闲趣盎然；有人在播放李谷一演唱的歌曲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和韩红演唱的《天路》，让人陶醉其中；老人们谈股票、讲新闻的声音此起彼伏，顿生激情澎湃；练太极拳男女们的专心致志，更平添了一种安详；美妙优雅的街舞表演“扇舞”，则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和赞许。眼前的情景，宛如一道亮丽的风景，一缕扑鼻的花香。

太阳慢慢升上来了，晨光里聚拢的人们开始谈笑着散开。有的拖着购物车，有的拎着锻炼道具，有的则拿起手提包……大家迈着轻松的脚步，走向属于自己的另一个目标。

放下是一种姿态

□郑立华

人要轻轻松松地生活，就得放下一些负重。尤其是退休后，社会角色变了，更要学会放下一些无谓的心心念念。为了这个姿态，我努力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、状态和仪态，只是，要放下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现实状况受制于生活琐碎，面对不断生出来的是是非非需要抉择与担当。

记得刚踏入社会那会，有一阵总觉得外面的灰西会“咬人”，不像在家里在学校有人宠着有人教着，凡事要靠自己拼真伤，求详略，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压力，不敢放开手脚，不敢大胆跟人交流，干什么事情都小心翼翼。当年，我缺乏自信，过分腼腆的状态，被带教师傅看在眼里。有一天，趁工余休息，他把我叫到身边，对我说，“小郑，你要学会放下从学校带出来的处事习惯，凡事不应在乎能否找到一个答案、一个出处，社会不是你想象的那般难以亲近，只要你诚心待人，别人同样会对你报以真心。”师傅的话打开了我的心结，渐渐融入工人师傅的我，放下了那个几乎被架起来的自我。

40 多年过去了，再次想起那段往事，是因为这些年，身心上一直有种异样的感觉打扰自己。妻说这是要到更年期了，我说好像还早吧。虽然嘴上这样说，但心里面总觉得有件事没有做好。我把这个“感觉”告诉妻子，她说：“你哪有什么事没有做好？你是因为退休后角色变了，找不到感觉了。”妻子的一番话，说的我有些惭愧。我们在人生路上收获了亲情、友情和爱情，拿到了一把生活钥匙之后，在面对一些因素或是危机时，既要有敢于面对的勇气，又要有可以放下的胸襟。

放下是一种姿态，更是一次情绪出逃。现实生活中的我们，每每会因为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，从而引发情绪上的变化。特别是人一旦上了年纪，情绪的有序分解很重要。我想，情绪出逃就是要及时调整好生活角度，用智慧和勇气把眼前的一些“障碍物”及时清理掉。

放下也是一次对生活的再理解、再提振。人生区区几个年，我们没有闲工夫把时间白白浪费掉，不把生活操持好。人生苦短，我们要服从一些圣规矩，放下那些妨碍自己快乐生活的困惑也好，无奈也罢。

放下了，我们便可以携一颗天使般的心，跨过山峦沟渠，去看一看外面世界的精彩。放下了，我们便可以找到滋润生活的一种奇托。

发行电话：021-56107515 /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印刷 地址：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709 号 8 号厂房 电话：56082146 / 定价：全年 150 元（上海）180 元（沪外）